

名家特稿

■孙昌建

我们浙东唐诗之路的主要景点上,李白的任务就主要以塑像的形式出现,当然也有画像,有他的行走路线,还有那一首首诗作,每每想到此,我总是想再编注一本李白诗选,或者叫《李白与我们》

天空下站着李白老师

第一次到浙江嵊州的剡溪边,远远地就看见有一尊雕塑,塑在天地之间,同行者问是谁啊,我说可能是李白吧。

走近一看,果然是李白,因为有文字说明。想想也是,除了李白,还能是谁呢?因为这里写着“浙东唐诗之路起始点”的字样,跟我们所讲的萧山渔浦潭等是两个概念。于是大家拍照留念。是在“起始点”前拍照,而不是跟李白合影,因为那塑像太高大了,你拍了李白就没有你了,而拍了你就没有了李白,或只有李白的一只脚了;你要让李白和你同框,那人只能退得远远的,照出来你在李白面前就像一只蚂蚁似的。

这好像有点隐喻性质呵,但却又是现实。

现实是我有两次经过李白的塑像,相隔两年,因为那一处“起始点”已成打卡点了,只不过第二次天气很热很热,李白在大太阳下就这么直直地晒着,这差不多是要晒死的那种毒太阳,要知道我们的诗人是以写月亮著称的呀。这跟新昌的李白纪念馆的那尊塑像不一样,因为那是在室内,总是遮风挡雨且有空调

的吧。所以同一个李白,待遇就完全不一样,有的就像副科级,有的像栉风沐雨的打工者,打工者也能写出好诗,也有当代李白,这是另话。

我之所以要写以上这些话,不是说调侃什么,不是的,李白是神一样的存在,而其他所有写诗的,古今中外,尤其是当下的,我以为都像人一样的存在,人什么时候会通向神,这是人所不知道的。正如那一次我们船行在剡溪上,想体验一下李白当年的感觉时,我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种感觉。首先那条船就很难搞到,第二要讲解也很难,第三比如我看到那么清澈的溪水,除了坐船之外,我想能不能下去亲水一次呢。我有时开玩笑说,浙江五水共治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,但是它就是不让人游泳。因为到处都是严禁下水游泳的字样,这样的字看多了,你就什么都不敢了。

也有人可能会说,李白主要是靠想象来写诗的,你也可以想象在剡溪里游泳呀,那我说不白喝的是想象的酒,登的是想象的山,娶的是想象的夫人吗?

因为总是想象,我也总是要开小差,

因为我老在想,晚上会吃什么,所住的宾馆是不是带游泳池,游泳池是几米长的,水质如何,我能不能打捞到一枚唐朝的月亮?又抑或是,晚上能吃到正宗的糟鸡吗,夜宵还会去吃嵊州小吃吗?

行走在浙东唐诗之路上,由那尊李白的雕塑说起,我最大的感觉是,这些年来诗路上的硬件建设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了,尤其是博物馆纪念馆一类的,县级和乡镇级的都已经有不少好场所了,所以我说不白老师也很忙,到处要去站岗放哨,无论春风秋雨还是酷暑严寒,而且关键他还得化身好多尊好多尊啊,从西域到江南,从长安到临安,而且也不能说这一尊不像,那一尊太俗。想想也是呵,有时你在某地看到屈原的塑像,或看到苏东坡的塑像,发现他们竟然也有点相似,白居易或陆游来了也是这个结果,因为据说大诗人的气质都是神似的,无论他们生活在什么朝代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,那么也无所谓像不像李白,如果这样的塑像是在西湖边,那人家会说它是苏东坡。

由此大概可以知道李白和我们今天的关系,当小朋友需要背唐诗时,那床前



明月光是必须要用上的,正如也一定要有他好友贺知章先生的笑问客从何处来。而在我们浙东唐诗之路的主要景点上,李白的任务就主要以塑像的形式出现,当然也有画像,有他的行走路线,还有那一首首诗作,每每想到此,我总是想再编注一本李白诗选,或者叫《李白与我们》,正如我在一首题为《钱塘江上看云》的小诗中写过这么两句:如果翻到李白这一页/他的天空就是我的天空。

天空下站着李白老师,您辛苦了。

孙昌建 一级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,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,杭州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周末,开车路过义桥,绕城高速之下,见三江交汇,浩浩荡荡,向东而去。恍然明白,城河街88号与道源路188号,好似两条滔滔大河,终合而为一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相携相伴,奔竞不息。再见了,城河街88号;我来也,道源路188号。

从城河街88号到道源路188号

周一上班,车至市心路与萧绍路路口,习惯性地驶向了左转弯车道,绿灯亮时,才意识到,自己走错路了。

这是一条我走了二十多年的路,每天上班,从家里去报社,到了这个路口,都是左转弯的,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。但从今天开始,我应该继续直行才对,我工作的地点,已经从城河街88号,搬到了道源路188号。

城河街88号,是萧山日报社所在地,这座只有九层的办公大楼,却是城河街的建筑地标,它也可以算得上萧山的一个文化地标,这里汇聚了萧山新闻界和文化界的诸多精英,它编辑出版的萧山日报,是百万萧山儿女自己唯一的一份报纸,它承载和见证了萧山的发展史。2000年7月,我有幸加入这个团队,在这座萧山日报办公大楼里,我已经度过了20多年的岁月,我最美好的年华,与它相伴。

城河街88号,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每次写完一篇作品,文末我都会加上联系地址: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河街88号萧山日报社。我在这幢大楼里写下的千余篇文字,每一篇都是这样。我的每一篇文章里,唯一不变的,就是我的名字和城河街88号。它们已经密不可分,形影不离。这些文章,投往全国各地,其中的大部分,都得以发

表面市,样报样刊也纷纷回寄到这个地址。城河街88号,是我和这个世界最紧密的一个联系方式,你找到了城河街88号,就找到了我。有一年,四川一所学校使用了我的一篇文章作为语文考卷,他们想与作者联系核对标准答案,就是通过网络找到了城河街88号,电话打到了报社的值班室,从而联系上了我。前天,新民晚报的编辑,看到我在朋友圈发布的搬迁办公室的图文,赶紧联系我,要不要将我的联系地址更换一下?我告诉了她我的新地址: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道源路188号萧山融媒体中心。

我与城河街88号的关系,当然远远不止于这一点,作为报社的办公所在地,我们的报纸在这里编辑出版,这里留下了太多的编辑部故事,而作为报社一员,这里也留下了我们每日忙碌的身影和汗水。但我不想宏观地叙述它,而更愿意以一个个体的感受,来分享这次搬迁与融合。我想,我之于城河街88号的感情,也是所有报社同仁与它情感交错的一个缩影吧。

当一个地址与一个人的生活完全交融的时候,你会发现,它的每一个角落,冥冥之中,都与你有了难以割舍的联系。我在所有网络平台留下的默认地址,都是城河街88号,而非我的家庭地址。二十多年,我在这里的时间,甚

至多于我在家里的时间。而多年养成的写作习惯,使我更在意其中的细节,并将之付诸文字:报社食堂打菜的阿姨,我为她们写过《把最好的给你》;报社的锅炉房,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,为之写了《他们的大水杯》;一楼报箱处,也是放快递的地方,每天下班时,总有同事在一堆快递中,翻找自己的包裹,我感同身受,写下了《找不到》;报社大楼之外,就是古运河城河,我几乎每天中午都会绕着它走一圈,因而写下了《城中河上的清道夫》,这篇文章还被青岛市选入中考语语文试卷……我记录下这些,既是我自己的过往,也是城河街88号留给我们的温情记忆。

2023年8月26日,所有报社的同仁,第一次集聚在道源路188号,这个我们的新办公地址。从这一天开始,我们与城河街88号,断舍离。这是一个有点伤感的时刻。当我在清理办公室的时候,这种感觉,尤其强烈。在报社20多年,我的办公室几乎成了我的第二个家,堆积最多的,是我的书刊。这些年,我收到的大部分样书样报样刊,都留存在了办公室,我买了6卷包装绳,来“捆绑”它们,整整32捆。每次我勒紧包装绳的时候,都有一种勒紧了自己脖子的错觉,它们将与我一起,与城河街88号告别。我拉了4车,才差不多将它们全

部搬回了家。我很少在朋友圈发布个人生活的信息,这一次,我连发了几篇,很多亲友以为我退休了,我只好一一回复他们,只是搬迁办公室,只是一次告别。

人生最伤感的事,莫过于离别。人生偏又是无时无刻,不在告别。我们告别了昨天,我们也告别了我们的青春。而告别之难,还在于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,这难免让人惶恐,不安,当然,同时也必带着新鲜、期许和希望。从城河街88号到道源路188号,萧山日报还是萧山日报,我们也还是我们,一样,又不一样。媒体融合之后,在新的地址,新的舞台,我们将处于怎样的位置,该如何展现自己?尚属未知。媒体之融,是油与水的融合,还是水与乳的交融?尚待探索。道源路188号,在等待着我们去解答。

周末,开车路过义桥,绕城高速之下,见三江交汇,浩浩荡荡,向东而去。恍然明白,城河街88号与道源路188号,好似两条滔滔大河,终合而为一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相携相伴,奔竞不息。

再见了,城河街88号;我来也,道源路188号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知名作家)

■木瓜

风景独好

西街,吹着海上的风

白岩松说:泉州,是你一生有机会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。这里有百姓家的古早味,这里有闽南风情与外来宗教文化的交集,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沉淀,还有让人难以忘怀的“半城烟火半城仙”。

黄昏,多云,微风。西街,开始进入到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。人头涌动,南来北往,从开元寺门前的照壁“紫云屏”起,一直往东至钟楼,整个街面上喧闹着。曾经见过不少热闹的场景,但如此热气旺盛的市场,还真得是头一次见到。

泉州,福建省第三大城市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泉州城,又称刺桐城。据传,因古时候环城遍植刺桐,而被十三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为“刺桐港”。泉州,自古繁荣,宋元时期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港。西街,贯穿于泉州中心城区——鲤城区,是泉州绕不开的话题。如今的西街全长1700米,整个街区就如同一座穿越时空的博物馆,保留着大量具有历史原貌的建筑——开元寺、东西塔、钟楼、城隍塔、不二祠、旧馆驿、董杨大宗祠、粘氏故居、古大厝、木楼群、名人宅第。

西街的画面丰富多样。马路两旁,那些老房子的屋檐下,敞亮着众多美食。姜母鸭、海蛎煎、炒米粉、亚佛润饼皮、牛杂汤、面线糊、土笋冻、满煎糕、碗糕、蒜蓉枝、麻糍、四果汤、芋头饼、石花膏、英都麻糍、章鱼烧、章鱼小丸子……外来的小吃甜品也不少,港式鸡蛋仔、台湾绵绵冰、乐山钵钵鸡、同安香骨鸡腿、衢州鸭头、长沙豆腐、太原拇指煎包、深圳荔枝虾球……满街都是舌尖上的味

道,满街都是泉州人的“古早味”。

在西街众多晃眼的招牌和鳞次栉比的店铺缝隙中,有一条幽深狭窄的巷子,西街129号,“有鲤天台咖啡馆”就在小巷的第二个拐角处。上到二楼,方才知道这是一家网红店,楼梯口的地毯上写着“来都来了”几个字,接下来的意思不用明说,任由你去嚼嚼。

二楼的营业面积并不大,屋子里站着坐着的全都是年轻人。想上三楼观景平台,还得点上饮品、酒水才行。一杯芭乐百香果茶,一杯黑咖啡,扫码后,需要等待叫号。错层式的观景平台分上下四层,每一层休闲区的视角与景色都有所不同,最上层的全是一视野开阔的大露台,全方位360度的全景体验。平台上出奇得安静,所有人都是悄声细语,轻手蹑脚,生怕丁点声音,搅动了温馨的画面,捣碎了恬静的意境。环视四周,鲤城区的风貌尽收眼底,千百年红房子齐刷刷地沉浸在了一种怀旧之中。难怪浙江卫视《追星星的人》剧组将这儿选为泉州市区唯一取景地。

在二层平台寻了一处空位坐下,骋目可见开元寺那古老的東西双塔。喝着冰咖啡,一份清凉入怀,心中忽然多了些许期待,期待着一场起来缓缓西街日暮。

不远处,隐隐有一束柔婉的清音传来,侧耳倾听,原来是开元寺的千年梵音

与东西双塔宋元时代的风铃之声。几个小时前,曾去开元寺礼佛,小心虔诚地行走在宗教丛林之中,寻找着古代文明、智慧、信仰与神话的踪迹。泉州开元寺,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(686年),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,是福建省内最大的寺庙。开元寺是西街最为清静的所在,寺内花木繁茂,古榕参天。“此地古称佛国,满街都是圣人”,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为开元寺所撰的一副对联,由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所写,高挂在紫云大殿的石柱上。寺院内还有一座博物馆,“泉州湾古船陈列馆”,馆内陈列着一艘1974年出土的后渚港宋船,为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。

白岩松说:泉州,是你一生有机会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。这里有山川大海,这里有古厝与洋楼共存,这里有百姓家的古早味,这里有闽南风情与外来宗教文化的交集,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沉淀,还有让人难以忘怀的“半城烟火半城仙”。

闽南与江南还是有许多不同,在建筑风格上体现得尤为突出。也许是曾经搞过十几年的房地产开发,我对那些带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文化,颇感兴趣。来到泉州,看到这儿的红砖白石古厝,飞檐翘角的燕尾脊,石雕、木雕、灰雕,就会多多留意。“出砖入石”,是闽南红砖区建筑独特的砌墙方式。泉州民居古厝,外墙

采用块石与红砖、瓦砾混筑墙体,块石树立,红砖平置,上下相闪,交错堆叠,块石较红砖略有推进,被称为“出砖入石”。在开元寺,在西街,在鲤城区,在泉州的乡村,都能见到不少这样的墙体。为此,还特意去询问西街游客服务中心经理王先生,他们那儿正好有一小截的墙体实景作为展示。他介绍说:相传1604年,泉州地区经历了一场大地震。地震过后当地居民就地取材,利用坍塌破碎、形状各异的红砖、石材、瓦砾等,交垒叠砌墙体。“出砖入石”从此被广泛应用,沿袭成风,用它筑墙、起厝、铺埭,坚固抗震,冬暖夏凉,同时还呈现出方正、古朴、拙实之美,成为我国民居建筑艺术的一大奇景。

西街,吹着海上的风,串起了两边巷弄陈旧的记忆,台魁巷、裴巷、新街、会通巷、旧馆驿巷、井亭巷、象峰巷、三朝巷、古榕巷、甲第巷、曾井巷、孝感巷,1300多年,那些古朴的、天然的、含蓄的、鲜活的历史碎片,时空交错,意识碰撞,在这里都已找到了合适的生存状态。

骑楼下,巷弄边,一张茶桌,三五好友,铁观音的清香四溢,让旅行的劳顿无数化于醇厚的茶香里。抬头看着墙上,“来呷茶话仙”“厝边头厝”“水渣泉”“狮当当”“喀歌某哇共”“骨力打拼”……闽南方言,瞅了老半天,还是一脸的茫然。在西街,无论是谁,都只是匆匆过客。

闲坐烹茗

■陈幼芬

身在暗处,人是找不到出口的,那些伤的缝隙,正是光的入口。

如果秋风有信

一阵秋风一阵雨,天气凉快起来,心亦如此。

爱人不在身边,令人神伤;孩子沉迷游戏,令人沮丧;车入洪流拥堵不堪,令人懊恼。还有那岁月无情的刀,在身上各处留下痕迹,刻录无数风霜,也令人无奈与哀伤。诸如此类,心随境转,是每个人都逃不过的日常。

四季风情各不相同,但只需看看“愁”这个字,就知道秋天里的心绪,会多出一层愁。一百二十多年前,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创立了自由联想法。他让病人躺在舒适的沙发上,自己在不远的背后提问引导。他让他的病人们,通过自由联想,探寻心灵深处的童年创伤。他认为,疗伤得先看清楚伤的所在,而早年的伤,匿藏在了潜意识深处。他认为,把压抑的痛苦,重新澄清与诠释,会有修通疗愈的功效。自那以后,沙发成了心理咨询室的标配。

汪曾祺曾说:“受过伤的心总会有痕迹。人的心,是脆的。”是的,身在暗处,人是找不到出口的,那些伤的缝隙,正是光的入口。

看来,一张舒适的沙发,实在太重要了!它是一个稳定又安全的容器,任人身心自如地伸展,在自由的联想中,仔细地端详人生。然而,生活中的自由联想,经常性发生,并不需要特定的沙发,也不需要治疗师在场。

可能,它在发呆神游的恍惚之间,在专注阅读的共鸣时刻,或在某个特定情景的触发瞬间。它,有时是想象,有时是幻想,有时是梦想,不管外衣怎样,内里都伴随着旧有经验或残留记忆的激活,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它是现实手里的一只风筝,只要有风,就能飞翔。无论山多高,水多远,现实是永恒的根。

我曾邀请学生们真答过一个问題——父亲与母亲,分别做过的最令你伤心的事情是什么?答案很多。有说爸爸不问缘由就砸了手机的,动辄咆哮甚至动手的,有说妈妈气急败坏撕了试卷的,对弟弟宠爱有加对自己却爱答不理的,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年轻的心,无伤不有。其中,有一个很特别,说爸爸做的,是与妈妈离婚,妈妈做的,是与爸爸离婚。看得我有些揪心,又不能当面询问,只好在旁边留下六个字:“有困难,来找我!”

也许,早已是陈年旧伤,她不再有找人倾诉的动力,也不会有想要复盘的愿望,但若是她来,我真的好想看她的眼睛,对她她说:“听起来,你很伤心,你也可以选择继续伤心,然而,父母的离婚,意味着他们夫妻关系的终结,并不代表着你与他们亲子关系的断绝。”

我没有法力,让她的父母重续前缘,我只是希望,这颗易脆的心,被人看见与照顾,在某个需要的时候,有人陪伴与祝福。希望,在一个又一个辗转反侧失眠的夜里,她能蚌蚌成珠,长出应对的策略,勇敢做自己。

她需要一张沙发,柔软又不失刚硬,在萧瑟的时节,积蓄能量。

秋风有信,落叶有情,没有永久不变的事,干枯的树叶里也有浓缩的诗。

累了,倦了,去独自散步或找个人并肩同行。或者,找一个舒适的沙发,清理喧嚣的声音,想想身边丰美的事。不顾风雨,做一棵能屈能伸的树。

湘湖诗会

■朱超范

癸卯秋来咏潮

其一

正值秋涛滚滚来,高楼晴阁倚江开。九穹云气千寻雪,万顷寒光一记雷。自是天河银浪涌,无非地轴玉轮推。难将此水分离合,不到新安不肯回。

其二

大江东去意悠悠,唐宋时空忆旧游。白傅百年怜浙水,坡仙一世忆杭州。楮龛锦树双峰秀,吴越银涛八月秋。若得灵胥翻巨手,海门开启涌潮头。

其三

银汉风波进海门,人皆道是子胥魂。地回天气云收脚,山挟潮声浪积痕。舟楫乖流临水月,鱼龙得意入江村。素车白马纵横驶,千里无须日夜奔。

其四

江澄会使玉龙归,南渡衣冠壮帝畿。万古波涛难力废,一天星斗岂能稀。远山翠渺穹无际,近岸帆低水欲依。来此行吟真有意,秋潮相向碧空飞。

其五

因是之江波浪阔,原由梦不落吟边。山川历历秋风起,云水悠悠暮日悬。海峽微茫传韵去,雪涛杂沓对愁眠。长堤百里美女坝,谁在殷勤渡渡船。